

陶渊明接受史新局面的 开创者梅尧臣

李 剑 锋

内容提要 梅尧臣在宋代首先打开了陶渊明接受史的新局面。他对陶渊明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浅学——力学——超越”的历程。他接受陶渊明既有个人禀性、经历方面的原因,又有时代价值观和审美思潮方面的影响。

在宋代首先打开陶渊明接受史新局面的是“变晚唐之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的梅尧臣^①。他是第一个大力倡导并学习陶诗的宋代诗人,而且第一次对陶诗平淡而深邃的美学价值有了明确的理性认识,并奉之为诗美的极致,从而初步开拓出超越唐人的陶渊明接受史新局面,为苏轼全面而深入地接受、解读陶渊明奠定了最为直接而坚实的基础。

从现存梅尧臣诗文看,他对陶的接受是贯串终生的,且经历了一个“浅学——力学——超越”的基本历程。

44岁以前,梅尧臣已明确把陶渊明作为师法的对象之一,曾表白说:“唯师独慕陶彭泽”。(《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三《答新长老诗编》)^②但他的接受基本停留在浅显层面:在学习陶诗中,表现在对陶诗题材、语词明显的模拟和直接的借用上,在接受陶的为人中,表现在对陶外在风貌的景慕上。

梅尧臣生长在农村,对田园生活极为熟悉,陶潜田园诗最易引起他的共鸣。其《田家》(原注:四时)诗四首、《田家》、《观理稼》、《早春田行》等早期作品都与陶田园诗意趣有或多或少的相似。《田家》四首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序吟咏田园,最得陶趣。其一云:

昨夜春雷作,荷锄理南陂。杏花将及候,农事不可迟。蚕女亦自念,牧童仍我随。田中逢老父,荷杖独熙熙。

该诗与陶《归园田居五首》之三“种豆南山下”,都写从事劳动之乐,用语多本于陶诗。只是陶诗写景在于

写意,结云“但使愿无违,衣沾不足惜”。而梅诗则吸取唐人孟浩然等人田园诗的审美观照方式,偏于写景,在写景中融入“熙熙”之乐。尽管有此细微差别,其摹陶痕迹还是一望而知的。

梅尧臣还注意到了陶诗文的其他一些题材。如其《武陵行》抒写《桃花源记》题材、《九月五日得姑苏谢学士寄木兰古砮》写陶好酒、《田归赋》虽云“非效渊明之褊衷”,但显系受《归去来辞》启发等等。

在个别语句上,梅尧臣也是直接借用,用陶典故亦复如此,少作曲折变化:

南山尝种豆(卷六《田家》)

陶柳应惭弱(卷六《县署丛竹》)

幽岸足以筋,幸有彭泽酒。(卷二《联句》)

通过梅诗的用典,也可以见出梅尧臣对陶潜为人的理解仅停留于外在风貌上。其《昼寝》、《送永叔归乾德》二诗所描绘的陶潜形象“悠然目远空,旷尔遗群物”,与前人所理解的高士、隐士形象是一致的,尚停留在风貌神情上,没有深入陶潜的灵魂。

总之,梅尧臣前期学陶虽不乏个性色彩,但基本没有超越前人,尚停留在浅表层次,这与梅尧臣此期主要学习韦应物等唐人之诗,而未能着力于学陶是密不可分的。学陶的具体原因从创作上讲与韦应物等人也学陶、尊陶不无关系。

梅尧臣对陶潜的大力学习是在44岁之后。这以他对陶诗平淡美学价值的认识 and 大力学习为标志。

在44岁以前,梅尧臣只有一次用“平淡”论诗^③,44岁之后,梅始屡屡以“平淡”论诗,且将“平

淡”与陶诗相提并论：

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卷十五《答中道小疾见寄》）

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拟伦。（卷十五《寄次道中道》）

远寄平淡辞，何报琼与环。（卷十六《和江邻几见寄》）

庆历五年（1045）、六年（1046）两年的大部分诗作及其后的一部分诗作皆平淡质朴有陶风。这与对陶诗的大力学习是分不开的。

与前期学陶重在题材、词语、用典的浅层接受不同，此期重在学陶诗的结构、理趣、风格，在力度和广度上都要求超过前期。梅尧臣对陶《形影神》、《止酒》诗的学习是两个典型例子。

庆历五年，梅尧臣写了《拟陶体三首》，分别以《手问足》、《足答手》、《目释》为题模拟陶诗；庆历八年写有《拟陶止酒》一诗，每句皆用“止”字。这几首诗在形式上、结构上与陶原诗如出一辙，但梅尧臣并没有停留在形似，而是对陶诗的理趣有较深入的把握。如其《依韵和发运主客咏影》专以咏影，《寄题全州孙御史处阴亭》借形影写日月迁逝之速。二诗对陶诗理趣有所继承，同时又有所创造发明。梅尧臣对《止酒》诗的学习更是做到了举一反三，于理趣上多有创造。仅在庆历六年便写有《樊推官劝止酒》、《依韵和通判二十五日雨中》、《感春之际以病止酒水丘有简云时雨乍晴景物鲜丽疑其未是止酒时》、《汝州王待制以长篇劝予复饮酒因谢之》等四篇，对陶原诗理趣作了个性解读。其中以最后一首写得最为成功，且风格上也类陶诗。诗云：

前因饮酒多，乃苦伤营卫，呕血逾数升，几不成病肺。上念父母老，下念妻儿稚，不死常抱病，于身宁自责。樊子来劝我，止饮良有谓。公复遗我诗，责我词甚毅，指以年齿衰，非酒何养气。春饮景可乐，夏饮暑可避……我读才一过，不觉颜起愧，自此愿少饮，但不使疾炽。书此以谢公，公言诚有味。

诗中所述由饮酒到止酒，再到复饮酒的委曲心灵历程，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字里行间的理趣、风貌无不透着陶潜《止酒》诗的风味。但该诗又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陶诗的规模，抒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襟怀，融入饱经风霜后的个性。故虽学于陶，而仍自具风格。

同时，在此期，梅尧臣仍然使用陶诗语词、句式、典故等形式因素，但与前期相比，此期由前期的明显借用向较隐蔽的暗用和创造性的应用转化，将大家

都熟悉的陶诗、陶典向陌生化、新奇化发展，而陌生和新奇正是审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正是梅尧臣所说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陈师道《后山诗话》），其化用陶诗语词、意趣、句式，令人几乎不觉。试比较：

1. 带月入涡尾，落帆防石根。（卷十八《涡口》）

2. 欲辨不知名（卷十九《寒溪草》）

3. 田收野更迥，墟里隔烟波……荆扉侯不掩，稚子望先知。（卷十八《田人夜归》）

4. 斑斑远林鸟，极目波烟中，各识时早暮，不忘巢西东。推物得真意，吾将效陶公。（卷十九《栖烟鸟》）

带月荷锄归（陶潜《归园田居五首》之三）^②

欲辨已忘言（陶潜《饮酒二十首》之五）

依依墟里烟，稚子候门。（陶潜《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归去来兮辞》）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潜《饮酒二十首》之五）

前两例在异于陶原诗的情境下，化用了陶诗语词、句式。第三例把陶语掰碎了散在诗中。第四例在领悟陶原诗意趣的基础上，将陶诗意象推演为一首诗，比陶诗显得更为集中。

此期，梅尧臣用陶典，一方面承接前期，标榜陶高雅脱俗之趣，另一方面由对陶风貌的领会转入对陶灵魂的深入理解。如饮酒之趣，《九日次寿州》云：“昔人把酒望青楹，今我持酒无黄花”，把自己持酒无花的情况同陶对比，以抒己意，用典不直说，多了一层变化、曲折。这不但表明学陶创作的深入，也表明对陶趣领会的深入。至如前文所引《汝州王待制……》一诗，由于融入身世之感，更深会了饮酒背后的甘苦。这与前期在直述典故中表现超然尘外之趣是很不同的。

此期梅尧臣开始大力接受陶渊明的具体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在庆历四年，43岁的梅尧臣祸不单行，连续经历丧妻失子的人生巨痛，次年，好友尹子渐、裴易又去世。梅尧臣为此写了许多悼念之诗。在这些诗里，面对死亡的梅尧臣都表现了寻求理性解脱的倾向。在短短两年中，梅氏一下子失去这么多至亲好友，痛苦是必然的，寻求解脱也是必然的。而陶诗中超脱生死的理趣、旷达之思正适应了梅氏这种内心渴求。因此他一方面学陶饮酒，“莫惜倒瓶罍”（卷十五《答中道小疾见寄》）、“莫负吾樽”（卷十五《和中道雨中见寄》），有寄愁于酒的倾向。但酒又使他生了病，所以另一方面又屡提止酒，学陶“止酒”中的理

趣。人在中年的梅尧臣,冷静、理性的态度还是占了上风,所以以理趣见胜的陶诗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不但是对理趣的追求,更在于对平淡滋味的追求,即以平淡的语言抒写郁愁,把不可解的郁愁以有节制的平淡形式固定下来。梅诗在庆历五、六年开始出现与陶平淡诗美相似的诗作,其深层原因正根于此。

其二,梅尧臣之所以在此期开始大力学陶,还有来自知音、朋友方面的影响。庆历六年,梅从汴州乘舟取道颍州回许昌任内,这时晏殊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颍州。他见到梅后,极力推奖,相互多有唱和。晏殊称赞梅诗似陶、有平淡之风,说梅诗“陶韦比格吾不私”(卷十六《途中寄上尚书二十韵》),而梅尧臣则自谦说“因咏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愧抱独慷慨”(卷十六《依韵和晏相公》),并自白说:“宁从陶令野,不取孟效新。”(卷十六《以近诗贻晏相公……》)。梅尧臣回到许昌后,与韩氏兄弟韩绛、韩维、韩缙等多有唱和。韩维诗歌创作极有成就,他赞梅诗“中有冲淡意,要以心志穷”(韩维《览梅圣俞诗编》),并对陶诗极为推崇,其诗风平淡,多有学陶、似陶处。可见,在对平淡诗美的追求上,梅尧臣同晏殊、韩维等人都是一致的,都极力推尊陶诗,三人又互相唱和推许,所以梅尧臣在这一年便多有学陶之诗、似陶之语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

梅尧臣学陶并最终超越陶诗是在50岁左右,这时他对陶为人的理解也由风貌潜入到灵魂。

说“超越”并非说梅诗的艺术成就超过了陶诗,而是说梅诗在陶诗基础上的创造发明完全成为自我个性风格的写照,是“这一个”,而非陶诗或准陶诗。

“超越”在理论上的标志是他提出了“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的艺术主张^⑥,进一步把对平淡诗美的追求看作诗歌创作的极境。梅尧臣所说的平淡实则是深远的内涵与平淡的形式的自然、完美统一。其《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云:

其(林逋)顺物玩情之诗,则平淡遼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词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⑥。

又《王直方诗话》云:

欧公谓梅圣俞诗,始读则叹莫能及,后数日,乃渐有味,久方觉永。

又欧阳修《六一诗话》云: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就平淡美的本质特征而言是“平淡遼美”,其美感特征是值得“回味”、“久则觉永”。具言之:语词上,看似率意而为,平易浅切,实则“造语亦难”,只有达于“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方才合理理想;在诗境创造上,不但要“新”,“道前人所未道者”,更重要的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如此方能使读者愈读愈有味;就情感特质而言,应表现“趣尚博远”的情性,即涤除外物束缚后的淳正性灵,至少是经过理性节制后的真挚情思。故梅尧臣论平淡美时所讲的“情性”常与“古”、“适”、“疏越”、“静正”、“不须大厥声”等相联系。让平淡诗情偏于脱离情累的闲远趣尚,梅尧臣自己也并非能做到,但却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一个最高目标。

对平淡美的追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须经历一个文字和胸襟的双重磨炼工夫,这在梅尧臣学陶中期就已明确认识到。其实,梅尧臣前期、中期学陶的差别,已见出这样一种磨炼过程,所以才能写出较具个性的学陶诗来。只是到后期,本来就“苦于吟咏”的梅尧臣对陶诗的学习更加自觉,故其《晚坐北轩望昭亭山》云:“方同陶渊明,苦语近田舍。”又其《早春田行》:“予非陶靖节,老去爱田园。”但这种向陶诗平淡美的艰苦靠近,并非以丧失自我为前提的。相反,梅尧臣一贯地坚持自我,故其《答了素以用其韵》云:“我趋仁义急,不解如陶潜”,又《答宣阆司理》云:“复为苦硬句,酬报强把笔”。不论是在为人还是在作文上梅尧臣总是坚持自我的。同时,梅诗追求平淡遼美,学不止陶诗一家。其早年学诗便多源并进,后虽云“不取孟郊新”,但仍“窃比于老郊”(卷十八《别后寄永叔》),说“樊文韩诗怪若是,径取一二传优伶”(卷二六《寄题绛守园池》)。可见他对韩孟怪、奇、新的诗风也敞怀接纳,同时又“刻意咏芳菲,追补李杜失”(卷二二《送晋原乔主簿》)。梅诗的平淡风格实则是涵融了多种艺术营养,最终形成“气完力余,益老益劲”的独特个性。^⑦梅尧臣学陶后期,实际上已将陶诗的一切,从语词典故到句式、风格都融入平淡老劲的个性中去了。

这在梅尧臣尚留有陶诗蛛丝马迹的诗中可以看出。如《饮酒呈邻几原甫》写饮酒之趣虽有陶诗意味,但行文闲肆畅达,摆落模仿痕迹。《重送杨明叔》一诗,几乎每联中用一“之”字,可谓深得陶《止酒》诗“止”味。两诗不仔细品味,已全然不觉学于陶诗。又

如《送林大年寺丞宰蒙城先归余杭遣之姪孙》云：

东方有奇士，隐德珠在渊。川壑为之媚，草
树为之妍。殁来十五载，独见诸孙贤。煌煌出仕
途，皎皎如淮玑。今为蒙城宰，归问浙江船。何
时渡扬子，夜入明月边。有琴不化鳧，有琴何用
弦。真趣还自得，治民唯力田。

诗中“东方有奇士”、“有琴何用弦”、“真趣还自得”等语显然从陶《咏贫士》、《归园田居》等诗中句式、意趣化出，但它们都成为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句摘。而且整首诗用力甚苦，对仗工整，用语新工，音韵铿锵而又一气贯注，真可谓气完力余，古硬老劲，一读便知为梅诗，而非陶诗。

此期梅尧臣对陶渊明为人的理解也由形貌潜入灵魂，与陶穷愁失志的心态取得心灵共鸣。他因“突冷无晨炊”（卷二一《贷米于如晦》），感叹“陶令奈贫何”（卷二九《次韵和景彝秋兴》）。梅尧臣虽不可能如陶一样贫穷，但官职卑微，处在达官贵人中间，难免不发出“故人已贵我独贱，篱根枯死佳花菊”的慨叹^⑧，觉得“才比陶潜无用处”（卷二二《依韵和秋夜对月》）。足见梅尧臣虽仍认为陶“寂然得真趣”（卷二九《次韵永叔夜坐鼓琴有感二首》之一），且自云“归意如陶潜”（卷二八《和吴冲卿江邻几二学士王景彝舍人秋兴》），但已从陶外在的风貌深入到陶的灵魂了，领会到陶穷愁失志时的难言之苦。这种理解或许是梅氏的误读，但就其学陶来看，是更深入了一步。

梅尧臣对陶形象的这种深入解读，与他一生郁郁不得志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而愈到晚年，这种不得志的感触愈为强烈。欧阳修《六一诗话》载：

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饮余家，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惊。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

梅尧臣虽志存淡泊，但心存仁义之道，进取之心终生未泯，故于他人谗言，深有感触，口不能辩，心实不乐，亦非出于无因。所以梅尧臣对陶潜穷愁失志的心态、灵魂能有独到的理解。

四

由梅尧臣对陶渊明刻苦而成功的接受历程看，对一位优秀作家的成功接受，并不是典故、语词等形式上的袭用、模拟，也不是单求神韵上的相似，而是将他的一切化为自我，使之成为自我文学生命的血液；对一位作家的成功接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须经历一个由浅而深，由神似而超越的过程，需要广

纳众家，付出文字和胸襟的双重磨炼工夫。对其诗文的深入接受同时伴随着对其为人的深入理解。当然，梅尧臣学陶“浅学——力学——超越”的基本历程，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前后有交叉。比如，其学陶后期也有《桃花源诗并序》这样规模陶诗同题材的作品，前期也有化用陶诗语词极为成功的例子，像他33岁所写《早渡芦江》云：“带月出寒浦，残星没水滨。”“带月”二字能移写寒夜之景，其凄冷之意，全不似陶诗“带月荷锄归”之“带月”便娟可人，已脱出陶诗窠臼。但这一历程的基本方向是大致如上述的。

梅尧臣接受陶渊明的具体原因已散见于上文。但对一位长期被忽视的大作家的发现尚有更为复杂而必然的条件。从大的时代背景、审美思潮考虑，尚可进一步理解梅尧臣接受陶的必然性。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已走入下坡路的宋代统治者抛弃了盛唐人建功立业的精神，倡导淡泊自守的品格。这是从开宋之祖赵匡胤便开始的政治引导，他“杯酒释兵权”，鼓励士大夫“多蓄歌儿舞女”，享乐人生，同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士大夫官僚在职与退休后的优厚待遇。消弭其不臣之心、功业之志。而宋代又重文轻武，士大夫官僚多从科举进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在进退无虞、优游自得的生活中大多推崇白居易始大力倡导的“中隐”观念。到欧阳修等人发起儒学复古运动，虽意在进取，但在个人修养上仍感于“世味竞辛咸，古味殊淡泊”（欧阳修《送杨辟秀才》），推崇淡泊自守的品格。其他如范仲淹、韩绛等人也曾有过相似的言论^⑨。正是在这种推崇淡泊品格的时代氛围中，陶潜的人品在皇宋一开始便得到异口同声的推尊。梅尧臣更奉淡泊为人生正味，奉行“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将师”的精神^⑩，因此便极易同淡泊自守的陶潜取得心灵共鸣。

从时代审美思潮看，宋初、中期渐渐兴起一股推崇平淡美的时代审美思潮。这股思潮直接导源于中晚唐山水诗风，而文化渊源则来自先秦道家。道家认为“道之出口，淡乎其寡味”（《老子》第35章），但“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第45章），故人应师法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19章）。由于在人生追求上推崇冲淡，所以在美学追求上就推崇平淡朴素之美，认为“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外篇·刻意》）。中晚唐人推崇“独善”的人生道路，在淡泊自守中又加入空灵的禅趣，释皎然论诗即推崇冲淡之美，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把“冲淡”列为第一品，而且每一品中都体现着老庄、禅宗的虚静恬淡、超尘拔俗的精神品格。他又在《与（下转第92页）

制自己的意志,并接受了进入现代真理的地狱的任务的时候,也许他的俄耳浦斯的神力又恢复了。这样,在他演奏时,顽石又会起舞。天地将会合为一体。”

[注]

- ①转引自《赫索格》中译本“附录·授奖词”,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
 - ②毛信德《美国20世纪文坛之魂》,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 ③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鉴赏大成》,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49页。
- 其它未加注引文均出自蒲隆译《洪堡的礼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责任编辑 方晓明)

(上接72页)

- ②《文心雕龙·辨骚》。
- ③明·陈第《屈宋古音义》。
- ④清·方廷珪《文选集评大成》。
- ⑥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 ⑦晋·皇甫谧《三都赋序》。
- ⑧⑩⑬清·于光华《文选集评》引。
- ⑩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
- ⑪《论语·雍也篇》。
- ⑫《庄子·刻意》。
- ⑭晋·陆机《文赋》。

- ⑮晋·挚虞《文章流别论》。
- ⑰《文心雕龙·明诗》。
- ⑱晋·陆云《与兄平原书》。
- ⑲《宋书·谢灵运传》。
- ⑳施补华《岷山唐说诗》。
- ㉑《诗潜》。
- ㉒《北江诗话》。
- ㉓《文心雕龙·夸饰》。
- ㉔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责任编辑 方晓明)

(上接82页)王驾评书》中把王维、韦应物的诗推为平淡美的典范。同时,司空图论诗又主张“味外之味”“旨外之旨”“景外之景”,这便离揭示平淡美“蕴美”的内涵仅隔一层窗纸了。宋初美学思潮虽笼罩在唐风之下,掀起一股浮艳之风,但白体诗人、晚唐体诗人都对平淡诗风有侧重不同的推崇。释圆智论诗便推崇“辞尚平淡,意尚悠远者”(圆智《远上人湖居诗序》)。随着儒学复古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开展,统治阶层对西昆雕艳文风尤为不满,提倡平易流畅的文风。晏殊、欧阳修等人推崇平淡诗美已略如前文所言,连诗风豪放的苏舜钦也极力推崇梅诗,表示“会将趋古淡,先可镇浮器”(苏舜钦《诗僧则晖求诗》)。可见,不论是从纵向的审美历史看,还是从横向的审美追求看,梅尧臣的时代确乎蔚然兴起一股推崇平淡诗风、平易文风的审美趣尚。如前文所论,梅尧臣本人也是从多种渠道接受平淡诗风熏染的。梅尧臣的平淡诗说实际上是在时代之风的推助之下继承和发展了皎然、司空图的观点。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梅尧臣把平淡诗美的诗歌创作源头由王维、韦应物进一步向前推到陶潜,比他们更清醒地看到陶诗的艺术价值所在,并实践了一条学习陶诗的成功之路,从而为陶渊明接受史作出了贡献。如果联系到苏轼等人推崇陶渊明的言论,那么梅尧臣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开创

之功便显而易见了。

[注]

- ①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
- ②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本文所引梅诗文皆据该书。
- ③卷八《和绮翁游齐山寺次其韵》。
- ④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本文所引陶诗文皆据该书。
- ⑤卷二六《谏郗不疑诗卷杜挺之忽来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
- ⑥朱东润先生将该序收于“拾遗”部分,未编年。但据梅尧臣《送林大年寺丞宰蒙城先归余杭通之姪孙》(卷二三)、《送林大年殿丞登第(平和州)》(卷二九),及该序所云:“诸孙林大年能撰文”所云为诗,请予为序”,该序当作于尧臣50岁以后。
- ⑦欧阳修:《梅尧臣墓志铭序》。
- ⑧卷二五《江口遇刘纠曹赵鄂州张大卿》。
- ⑨范仲淹:《祭谢宾客文》、韩维:《送宋钧秀才落第还乡》。
- ⑩卷二六《依韵和郗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之会》。

(责任编辑 方晓明)